

范长江笔下的台儿庄血战

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台儿庄战役最为危急的关头，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组织敢死队增援城内。在出发前，每人发30块大洋，敢死队员慷慨悲壮地说：“长官，眼下咱连命都不要了，还要这些大洋干什么？”他们纷纷将大洋扔在地上，奋不顾身杀入敌阵。这是真实的细节。而当年，第一个将这样的细节报道出来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到台儿庄前线去

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范长江当选为常务理事，具体领导会务工作。会后，成员们奔赴全国各地抗日战场，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派员前往台儿庄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采写抗战事迹。

4月3日早晨，范长江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从汉口乘火车前往第五战区驻地徐州。到达徐州的当天晚上，他顾不上休息，就连夜赶往设在“道台衙门”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李宗仁正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对弈。见记者到来，李、白停止下棋，让两位坐下谈话。

李宗仁向他们介绍了台儿庄的战况：“这几天，台儿庄正面战场打得很激烈，孙连仲所部第二集团军坚守台儿庄。阵地上每天落日军炮弹六千发，伤亡惨重。我已命令二十军团汤恩伯所部迅速南下，夹击日军，以解台儿庄我军之危。当前战局的发展瞬息万变，我建议你们明天赶快上第一

线作现场采访，不要专向上面伸手要现成战报。”

从徐州到台儿庄前线有五六十里，每天都有军车来往。4月5日上午，范长江拿着军委会颁发的“战地记者证”，搭乘军车前往位于台儿庄运河南棠梨埠村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的司令部。

4月6日，范长江要求到台儿庄前线去。孙连仲为他准备了马匹，派一个副官连夜把他送到位于韩佛寺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的前沿指挥所。

池峰城一见到记者来访，十分高兴，谈笑风生。池峰城指指地上的稻草，诙谐地说：“这里还有几捆稻草，真诚欢迎你们在此过夜。”范长江笑着说：“前线打得这样热闹，就是你为我们准备了席梦思床铺，我们也是睡不着的。”

当天晚上，司令部下达反攻命令，中国军队重炮向日军阵地集中轰击，炮声震撼了大地。范长江走出指挥所向台儿庄城内望去，日军的弹药库中弹爆炸，腾空而起的火光直冲云霄。

经过一夜激战，日军向峰县城逃窜，中国军队完全控制了台儿庄，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4月7日上午8时，范长江发专电说：“六日晚八时，我军各路以决定的歼灭战之优势，向敌总攻。七日晨二时，我正面孙部池师对盘据台儿庄寨内之敌五百余人全部包围歼灭，计得钢盔五百顶，坦克车四辆，其余机枪器材等正清查中。晨四时我池师得胜部队跟踪北追，当向敌司令所在之刘家湖进攻，立即克复。右翼黄堃亦占领邵庄、裴庄，左翼张师占

领南洛。台儿庄以北十余里内各要点，均为我军占领，敌狼狈溃散，我正整顿战线，向溃散之敌猛追中。”

踏进台儿庄城寨

韩佛寺离台儿庄约10华里。4月7日早晨，范长江在池峰城的陪同下，乘坐铁路摇车，向台儿庄城内进发。沿线尚有日军掩护退却的稀落炮声，中国军队正在附近搜索残敌，传来一阵阵机关枪密集的扫射声，铁路两旁的田野里到处都是炮弹坑。为防止意外，在快到台儿庄城时，他们下车进入交通壕，步行前进，来到了已被日军炸得面目全非的台儿庄火车南站。

“南站附近，地上弹窟已不以数计，站上三层洋楼，已被敌炮打落一层，站之北端有一较大地下室，其前后左右所有地皮，皆为敌机敌炮所炸翻，独此室得无恙，时敌侦察机一架，现于南站空中，其后三架轰炸机续至，我们在小地洞中避了一会儿，避得不耐烦，乃急步过南站，直至运河边，向东随交通壕而行。敌机此时投弹数枚，似为掩护退却。交通壕掩蔽部内，若干士兵正在甜蜜的酣睡，有些新得敌人的枪支，正在试射其有无毛病，故枪声杂起。”范长江写道。

下午1点半，范长江通过运河浮桥，踏进台儿庄城寨。他描写道：“入西门后，即见满街瓦砾、沙土、烂衣、倒壁、塌墙……所有房屋，无不壁穿顶破，箱柜残败，闲无一人。士兵之驻民房中者，皆令在地中掘孔而居，上盖厚土。”范长江还参观了战利品陈列室，“台儿庄尚有唯一完整之房屋，中有战利品甚多，旗帜、日记等无所不有，催泪毒瓦斯和窒息毒瓦斯之陈列，给参观者以战争残酷程度之深刻印象。”

参观完战场，在第九十一旅旅部举行了血战台儿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前线官兵，他们具体详细地讲述了血战经过。范长江写道：“大家说来说去，总是证明我们必定胜利，日本必定败亡。”在座谈会上，范长江还获知了敢死队夜袭日军的英勇故事。

首次报道敢死队事迹

范长江通过深入采访，于4月9日撰写了长篇通讯《慰问台儿庄》，《大公报》于4月13日和15

日分两次全文刊登，文中首次描写了中国军队敢死队的事迹。

1938年3月30日，日军占领了城寨的四分之三，甚至连寨子的西北角也被日军攻占。当时城内的守军与外边的联系通道全靠西门，如果不夺回西北角这块阵地，城内守军将处于危险境地。范长江写道：“所谓台儿庄的西北角，是空无所有的荒地，城墙内数十步处始有民屋数间。西南角到西北角的道路已完全堵死，我们完全顺西城墙边穿壁而行的暗道，始能达到西北隅，原来我们有一连人守着西北角，和西南角连成一片，对付城东半部的敌人。敌人为了动摇我死守城内的部队，故选拔敢死队在强烈炮火之下，冲进西北角，双方肉搏，死亡累累，敌人随得占西北角内几间土屋，且人数逐渐增多，用平射炮及掷弹筒向我西南部攻击，双方兵器悬殊，形势对我日渐不利。”

守城主将池峰城决定派出敢死队夜袭日军，并且每人赏30块大洋。时尚斌和王范堂自告奋勇，他们57人穿上日军服装，于该日晚上8时许，潜入敌阵，经过浴血拼杀，一举夺取了日军5个掩蔽所和多间房屋。敢死队40多人战死，仅王范堂等13人生还。

范长江对敢死队浴血奋战描写得具体生动：“这时时尚斌排长（营附）所率领之五十七壮士向长官请命，愿以最勇猛之决定的攻击，清灭西北角之敌人，并皆自立誓言，如不成功，即皆自杀。果也，他们满带炸弹大刀短枪，自西门出去，暗自绕至西北角城外，然后以迅速之突击，爬城而入，以毫无顾惜之肉搏战，将敌人全部消灭。立刻挽回台儿庄的颓势。而我可敬可爱的壮士，亦牺牲四十余人，最令人感动者，为最初受伤之四勇士，他们被救护队救下之后，皆同时自杀，其自述理由为‘未曾成功’，彼等盖不知其受伤后，其他同志已将目的完成也。”

此文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国内外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敢死队的事迹。

当夜幕降临时，范长江结束了其慰问采访之旅。“晚间离开台儿庄，河岸上战壕里士兵们歌笑声四起，加以留声机及口琴胡琴声，台儿庄已成音乐之城了。”

据《北京日报》郑学富/文

金庸捐款“没有任何理由”

几十年来，著名作家、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将数十亿版权费全部捐给了慈善，其中仅为香港中文大学便捐赠了1000万港币、为家乡浙江嘉兴一中捐赠了300万港币，并无偿将斥资1400万元人民币兴建的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政府。但金庸对自身却十分“吝啬”，一天三餐俭朴无华：一碗米饭、一盘青菜、一小盘鱼或肉。用餐时，若不小心在餐桌上掉了一粒米或一片菜，金庸都要用筷子夹起来吃掉。

20世纪90年代，金庸又向北京大学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这项资金也作为当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启动资金。2001年前后，中国

内地制片人张纪中联系金庸谈《笑傲江湖》的改编费用，这本是一宗呼金唤银的“大买卖”，而金庸一天后就回复：“愿以一块钱的价格将小说版权转让给央视，想拍哪部作品都可以。”

2007年，金庸已经封笔多年，也没有收入，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一次性就向北京大学捐赠了上千万元人民币，这笔钱被用来设立了“金庸国学基金”，全方位资助北大国学研究院的教学、研究、翻译、出版等活动，而且在捐款时金庸反复叮嘱要保密、不要声张。当被记者问及捐款的理由时，他说：“没有任何理由，该捐就捐。”

据《人民政协报》王厚明/文

